

Z世代苗绣非遗认知断层的初步探索及数字化弥合路径思考

焦子凌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中国

【摘要】处于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之中，苗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传承主体流失以及受众认知异化的双重难题。本研究关注Z世代（18-28岁）这一数字原生代群体，针对他们对苗绣认知显示出的符号化与碎片化特点，深度探寻文化认同断层的深层次原因，并检验数字化途径在弥合断层方面的有效性。以贵州凯里（源生地）和浙江杭州（消费地）的对比实证为基础，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338份有效问卷开展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分析，分析认知偏差的具体表现和内在机理。研究表明Z世代在价值认知、技能认知以及市场认知这三个方面均显示出明显偏差，其中成年后难入门的技能畏难心态是妨碍传承的主要痛点。研究表明通过数字化方式开展符号的转码和解码，能够确实重构文化认同，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苗绣非遗；Z世代；认知偏差；数字弥合；符号消费

【项目基金】“课题项目”202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511647017）

1. 引言

1.1 研究缘起：数字时代的非遗困境

苗绣是苗族文化中的一部无字史书，是苗族人民几千年来生活、生产、精神生活的见证和载体。但是，在当今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古老的技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方面传承主体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对于处于消费前沿的年轻一代来说，苗绣就像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标志。Z世代虽然身处数字技术十分发达的环境之中，但是对于苗绣的认识大多只是停留在视觉上的外观上，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认同的断裂，使得苗绣的活态传承处在有形却无神的窘境之中。

1.2 研究设计：区域-媒介-认知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按照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选择贵州凯里、浙江杭州两个地区为样本。凯里为苗绣的主要发源地，有超过68%的现存传承人，是苗族文化的中心。杭州属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高地，是消费文化及数字化传播的前沿。通过对比两个截然相反的场域，可以看出同一个Z世代群体在面对苗绣这个文化客体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反应。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析框架。选择贵州凯里、浙江杭州作为对比实例。凯里是苗绣的发源地，占现有传承人的比例超过68%，为苗族文化的核心区域。杭州属于长三角区域的数字经济前沿地带，具有消费文化和数字化传播的先进水平。经过对两个存在明

显差异的场域的对比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的Z世代群体，面对苗绣这样的文化对象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反应。

1.3 研究现状与综述

在学术界，对于苗绣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1-4]。目前的研究认为，苗绣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也是苗族历史迁徙、文化记忆的可视化表达，其纹样题材丰富多彩，与楚艺术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但是学术界也指出苗绣存在传承人老龄化、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提出过非遗+教育、非遗+产业等保护方式

近些年来，数字化变革成了研究的焦点[5-8]。学者们提倡使用数学建模、AI辅助设计等技术来提炼苗绣的几何特征并进行创新图形的推导，并且寻找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产业化的方法。尽管目前的研究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对于Z世代这一特定群体在源生地与消费地之间所存在的认知差异，以及怎样利用数字化的方式具体填补这种认知空白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2. Z世代对苗绣非遗的认知现状与偏差表征

共得到338个有效的样本数据。信度检测发现各个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8，价值认知为0.890、技能认知为0.881、市场认知为0.892。这说明数据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可以真实地反映Z世代的认知状况。表1为样本数据的信度检验结果，各个方面的信度评价都是很高的。

表1.为样本数据的信度检验及Cronbach's α 系数统计表格

变量名称	量表题 个数	Cronbach's α 系数	信度 评价
价值认知偏差	5	0.890	极高
技能认知偏差	5	0.881	极高
市场认知偏差	5	0.892	极高
数字化干预接受度	5	0.878	极高

2.1样本画像：数字原住民的特征

从样本构成上看，受访者主要集中在18-27岁之间，学历以本科为主。这正是典型的Z世代形象。他们不是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而是互联网的深度使用者。就样本的地理分布而言，核心传承区域和苗族聚居区的样本占到了60%以上，杭州等文化活跃城市所占比例为26.33%。该种分布形式很好地满足了对于源生地与消费地进行对比的研究要求。

2.2偏差的三维表征

数据分析表明Z世代对于苗绣非遗的认知存在着三个明显的偏差，这些偏差是阻碍苗绣融入现代生活无形的障碍。

第一种价值上的矛盾是文化价值被高估、实用价值被低估。

从价值认知角度来讲，Z世代存在着矛盾的心理状况。为了探究认知偏差与传承意愿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本文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r 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1）为

$$r = \frac{\sum(X_i - \bar{X})(Y_i - \bar{Y})}{\sqrt{\sum(X_i - \bar{X})^2 \sum(Y_i - \bar{Y})^2}} \quad (1)$$

该公式可以用来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本文主要研究认知偏差与数字化干预接受度、传承意愿的相关程度。统计数据显示价值认知偏差的平均值为3.216。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年轻人群普遍认为苗绣文化价值被过度强调，相关系数为0.847。他们认为苗绣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不能融入日常生活，相关系数为0.842。

这种认知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Z世代认同苗绣属于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但是这种认同常常把它放在一个遥不可及的位置上，进而从心理层面将其与自身日常生活分开。他们轻视苗绣在现代生活中所能发挥的实用作用，认为它不能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分离，是认知偏差的首要表现。

第二类是成年后难以入门的壁垒，即由于畏惧而产生的心理障碍。

价值偏离属于认知层面的问题，技能偏离

才是制约参与的主要障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技能认知偏差的平均数最大为3.278。关联分析结果说明，有85%的受访者认为从小就没有接触过，现在学已经太晚了。

成年后很难入门的认知，造成明显的心理障碍。Z世代把苗绣学习当作童年回忆和师徒口传的技艺，认为这是一种需要长时间沉浸才能掌握的天赋能力。他们大多认为苗绣针法很复杂，没有师傅亲自指导根本学不会，相关系数为0.802。畏难心理直接切断了青年群体从认知走向实践的机会，使苗绣传承失去了最广泛的潜在受众。

第三市场方面的隔阂：审美难兼容与场景匮乏。

从市场、审美角度而言，Z世代对于苗绣存在着明显刻板认知。市场认知偏差的均值为3.184。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年轻人普遍认为苗绣过于花哨，与现代简约风完全不符合，相关系数为0.830。不能想象苗绣怎样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相关系数达到0.858。

审美排斥主要是因为传统苗绣繁杂之美和现代主流审美存在差异。Z世代适应现代设计的简约、功能特点，苗绣艳丽的色彩、繁杂的纹样对于他们来说常常是土气的。审美方面的不符合直接导致苗绣在现代消费市场中场景缺失，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日常消费品。

3.认知偏差的成因机制与差异化检验

3.1偏差对传承意愿的阻滞效应

认知偏差并不是一种无害的观念差异，它会对传承意愿造成直接的阻碍。通过方差分析、相关性检验可知Z世代传承意愿的平均分是2.92，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传承意愿和技能认知偏差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系数（ $r=0.850$ ），和市场认知偏差也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系数（ $r=0.858$ ）

这里逻辑非常清楚。越是觉得技能不容易学、越是觉得审美俗气的青年，其参与传承的意愿就越低。认知偏差犹如一把筛子，将那些对于苗绣持有偏见的青年筛掉。这就意味着要想提高传承意愿，首先要解决认知偏差的问题，尤其要克服技能畏难和审美排斥这两个难题

3.2群体差异性检验：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的一致性

为了证明认知偏差是否具有普遍性，本文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群进行差异性检测。

在跨年龄验证中，把样本分成18到22岁、23到27岁等各个年龄段。分析结果表明，在价

值、技能、市场认知偏差三个方面F值都没有显著性 ($p>0.05$)。这说明认知偏差并不是某个年龄段特有的,而是Z世代这个群体所共有的特点。不管刚步入大学的新生还是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他们对苗绣的认识都是高度一致的在跨性别检验中,男性和女性青年在各个方面的认知偏差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p>0.05$)。这一个成果冲破了传统认识里女性更擅长或者更钟情于刺绣的固有看法。在当代审美、生活模式趋同的背景下,性别因素已经不再成为影响苗绣认知的主要变量。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着审美排斥和技能畏难的认知难题

4.数字弥合:基于区域差异的干预策略

根据以上符号消费理论及实证数据,针对Z世代成年后难入门(技能认知偏差为主)、场景不兼容(市场认知偏差为主)的两大痛点,提出如下深化干预策略。

4.1凯里模式(起源地):通过模块化开展技能转码与资源重塑

对于凯里地区传承人出现老龄化趋势,技艺无法实现标准化传播等问题,数字弥合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记录层面,而应该进行深入的技能模块化转码[3,4]。

创建高精度数字化基因库,用3D扫描和多光谱成像技术把苗绣纹样转化为可计算的矢量数据。不但记载图案,还要记载针法逻辑。把复杂的蝴蝶妈妈图案拆分成点、线、面的数字化图层,建立可以检索、可以重组的苗绣数字基因库。

研发模块化在线学习系统(MOOC),针对数据分析显示出来的没有从小接触,现在再学已经太晚这一高相关性($r=0.850$)的畏难心理,研发碎片化、模块化的线上课程。把复杂的刺绣技艺分解成基础针法、进阶纹样、创意组合三个层次。采用视频慢放、交互式纠错等手段来打破必须到线下拜师的认知障碍,让Z世代用手机就可以低成本地开始入门学习,从而直接减少技能认知偏差。

数字技术加持本地工坊,用AI协助设计的方法,让留守绣娘把传统图案同现代款式融合起来,经由电商平台直接对接消费地的市场,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9]。

4.2杭州模式(消费地):通过沉浸式的场景解析与审美再造

对于杭州这样的文化活跃城市受众所面对的审美抵触和场景缺乏的问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沉浸式场景进行重塑,解决无法想象怎样融入日常生活穿搭($r=0.858$)的问题。

用AR虚拟试穿技术与场景相结合,建立了以增强现实(AR)为依托的苗绣着装使用。用户用手机摄像头把苗绣纹样投射到自己的日常衣物上,马上就可以看出苗绣和现代简约风的搭配效果。立即消除过于花哨、格格不入的刻板印象,用可视化的体验来消除市场认识上的偏差。

VR重现叙事情境,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重现苗族祭祀、迁徙等历史画面,使城市青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苗绣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神圣之美[10,11]。讲述蝴蝶妈妈等图案背后所蕴含的神话传说,把苗绣由单纯的装饰品提升为精神象征,重新赢得Z世代的文化认同。

4.3形式创新:从被动展示转向交互叙事

不论是源生地的代码转换,还是消费地的信息解码,核心模式都必须由单向的视觉展示变为深层次的交互叙述。

举例说明研发出融合生命树纹样智能穿戴产品。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饰品,而是一种交互的载体。用户触摸纹样的时候,装置就会用语音或者光影来讲述背后的故事,并且还会配合现代电子乐进行展示。采用这样的方式给苗绣赋予了心理疗愈和精神慰藉的当代价值,使之真正融入到Z世代的精神世界里。

5.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贵州凯里与浙江杭州的实证数据进行比较,得出Z世代对苗绣非遗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价值上实用主义、技能上畏难情绪、市场上的审美排斥。其中技能认知上的偏差是造成技艺传承的最大障碍。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数字化是弥合文化认同断裂层的最佳方案。利用数字技术对源地进行符号转码,解决技艺保存和传播方面的问题,在消费地进行符号解码,用现代转译的方式重新构建文化认同。双向的数字弥合措施给非遗的活态传承赋予了新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办法。

从长远看,数字技术在非遗领域的应用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在非遗教育中的运用,解决民族地区中小学非遗教育中目标不统一、内容不匹配的问题。用AI技术进行苗绣纹样的创作,或者创建以元宇宙为理念的苗绣文化体验场。经过这些改变之后,苗绣就由静态的守护变成活态的传承了,在数字时代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汪惠,易伟新,刘丽平.非遗保护视域下湘

- 西苗绣传承困境与创新发展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 24(17): 20-23.
- [2] 肖育, 胡玠.湘西苗绣“非遗+教育”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J].化纤与纺织技术, 2023, 52(09): 13-15.
- [3] 刘文良.“非遗”视域下湘西苗绣传承的创新路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5): 136-144.
- [4] 胡月.基于非遗传承的湘西苗绣创新应用与发展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 2020.
- [5] 胡鸿, 高士明, 赵静, 等.AI应用于苗绣非遗创新设计的特点及策略研究[J].丝绸, 2025, 62(03): 21-35.
- [6] 刘文良, 黄洁.数字时代苗绣智慧化传承的困惑与破解路径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01): 68-74.
- [7] 陈晓琳, 李亚雄.符号编码与符号解码: 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变革机制——基于贵州Z县苗绣产业的实证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03): 83-94.
- [8] 邹文兵.新时代非遗苗绣的“活化”: 特质、现状与路径[J].艺术百家, 2019, 35(01): 178-183+196.
- [9] 黄洁, 邵煜涵.非遗保护视域下的湘西苗绣“活化”传承路径[J].美与时代(上), 2022, (08): 39-41.
- [10] 徐滢洁.民族文创产品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湘西苗绣为例[J].民族论坛, 2021, (03): 69-77.
- [11] 贺能坤.民族地区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问题表征与优化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 2024, 35(05): 168-176.